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150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音蓋我寤嘆念彼周京洌

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

彼苞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芄芄音薄黍苗陰雨膏

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李曰晉文公時曹人疾曹公為暴虐之政剝民之

肌膚刻人之骨髓而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

伯也古之盛時上有明王以行其仁政而下又有

方伯輔佐其君以統理諸侯諸侯方且畏懼不暇

其敢以暴虐之政而虐民哉洌彼下泉爾雅曰沃泉縣出下言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水下流也浸彼苞稂苞本也稂莠也甫田云不稂不莠陸氏草木疏曰禾莠黍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鄭氏以稂字不從禾其字從涼風之涼鄭氏好改字以為涼蓋下文言蕭言著皆草木之屬遂以為非田中之草鄭氏於澤陂之詩有蒲與藺亦改曰蓮蓋以上文言荷苗菖皆是蓮類故以藺改為蓮鄭氏好改字多如此蕭爾雅曰蕭荻郭氏曰即蒿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麤斜生多者至數十莖

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為香詩曰取蕭祭脂禮曰炳蕭求諸陽是也陸農師曰今俗謂之牛尾蒿著者著草也言稂蕭著為下泉之所浸則稂蕭著皆病矣喻民為共公所侵虐則民亦病矣惟其民為上所病則愾然於寤寐之中覺而嘆息而念彼周京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師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大眾言之惟其共公以虐政殘民則民欲思京師以見古之明王也上三章言明王矣下一章言思賢伯也芄芃盛貌黍苗所以得盛者以其得陰雨以膏澤之喻四國

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方伯以勞來之陰
雨者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故謂之陰雨夫泉
之與雨皆水也而稂蕭著為下泉之所浸則病黍
苗得雨以潤之則芄芄而盛亦猶明王賢伯之政
皆政事也而曹人為共公之所虐而民苦其虐而
無所告訴若得明王賢伯則民被其澤如陰雨之
膏黍苗此其所以異也郇侯爵也畢原鄭郇文之
昭也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
是也古者有東西二伯而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
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既卒
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之中有九伯也毛氏以為
二伯鄭氏以為州伯觀經言郇伯其為二伯不可
知也其為州伯亦不可知也鄭氏以為文王之子
蓋成王時東西二伯周公召公畢公主之周之郇
伯不必以為文王之子安知非文王之子繼世而
下也其為文王之子不可知也繼世而下亦不可
知也

論曰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
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
老矣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天子之於諸侯如此惟
恐其不能徧察故分天下為二伯又每州而置一

伯則雖諸侯有侵虐之政其可得哉曹共公肆掊克而民不得其所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也惟其無明王賢伯則諸侯侵虐放恣無所不為當時雖無明天子而晉文公為方伯亦可謂賢矣左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亦可謂能正共公之罪矣又何必思賢伯哉蓋湯之征葛也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使晉文公以共公之侵虐下民遂以

伯主之威而合諸侯之師以正其罪則曹人之望也豈不如黍苗之得陰雨乎今晉文公之伐曹但以其私憾而伐之其意只報其私憾而無意於救民雖曰賢方伯與無方伯何以異此所以思之也

黃曰古之盛時上有明王以行其仁政下有方伯以輔其君而推其愛民之意故諸侯不敢虐用其民而民無不得其所今周道既衰王不王矣而齊晉之伯意在於富強其國而不在于為民故國人苦曹共公之侵刻而無所告訴安得不思古之明王賢伯乎念彼周京以見其思西周之盛時也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謂天下惟無王故至此苟四

國有王而賢伯述職則諸侯其敢有暴虐者哉按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亦可謂能正共公
 之罪而猶思古之賢伯者蓋以晉之圍曹特以報
 怨而示威於曹爾非所以為民也嗚呼後世遐方
 遠地守令恣為侵刻朝廷不知監司不問民之欲
 訴其冤者如訴之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
 謁之於鬼神可不為之深歎哉

國風

國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音必發二之日粟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子炎輒反彼南畝田俊音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

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

日遲遲采芣苢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

月流火八月戶官反萑韋鬼反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

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

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蔓於遙反五月鳴蜩

徒罷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穠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

狐狸力之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

子公反獻斨古先反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

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穹起弓反室珍悉反熏吁云反鼠塞向瑾音觀戶嗟我婦子普庚反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莫於六月反七月亨普庚反

葵及菽叔音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勅書反

食音似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六音

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反紀力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

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登反陰四之日其蚤音早獻

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芻酒斯饗曰殺

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壽無疆

李曰鄭氏謂今屬古扶風栒邑也杜預云豳在新

平漆縣東北九域志云邠州新平縣有豳有都邑公

劉后稷之曾孫也此所謂先公公劉也后稷封於邠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奔稷弗務故其子孫用失

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至於公劉自邠居豳修其

稼穡之事勤於民業周之王業自此以興則其積

累艱難皆公劉后稷之所致也風俗之所由來者

蓋公劉敦稼穡之事以化其民敦本去末以從其

上之風化此之謂風俗之所由也漢地理志其民

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此所謂風化所由豳

地公劉所居也此詩言風化所由而乃復言后稷

者蓋以后稷自唐虞之時為稷官公劉能修后稷

之業以教化故推本而言之爾惟后稷公劉艱難積累非一日而成爲後人者豈可不念之哉武王之得天下集大統未幾而沒成王以幼冲之年承前人之基緒周公當國以先王所以致王業者自任是以當國而不辭也比遭二叔流言之變以陳其志孔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緣此致王業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及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己之志緣此亦足以見周公之志此豳詩雖是言公劉之事其實周公之詩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事而乃列於豳者孔氏曰此乃遠論豳

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旣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蘇氏則以謂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子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龜山曰豳風周公之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由故併繫之豳風凡此諸說皆以七月以下

之詩不謂之變雅又不謂之周南故為此說七月之詩所言公劉之事故繫之豳風篤公劉之詩亦是言公劉之事說者必謂周公當國召康公所作非出於周公故列之雅歐陽以謂七月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事有難知者闕之可也又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其可逆意而謂然乎所以治經蓋能如此則不至於穿鑿破碎大義矣必欲為之說則楊龜山為勝七月流火大火房星也左傳云火星中而暑退見昭公三年服虔云火大火心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則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心中大暑退蓋大

寒極於季冬大暑極於季夏過此則寒暑退矣哀公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謂火下為流故曰流六月時火星中大暑退至七月乃流火而下惟火星流而下大暑退故九月授衣九月降霜之候荀子曰霜降而婦功成於是授衣其所以授衣則一之日風寒而感發二之日栗烈其寒如此故九月授衣所以為冬寒之備也一之日今之十一月也建子之月一陽生故謂之一之日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二陽生故謂之二之日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者毛布賤者之服也三之日今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耜始

往修其耒耜也四之日今之二月建卯之月也舉
趾民無不舉足而耕也饁饋也說文曰餉田也田
畷毛氏以為田大夫爾雅以為農夫孫炎以為農
夫田官郭璞謂今之耆夫今正月之時始修其耒
耜將以為耕及四之日則舉趾而耕壯者則在田
婦子幼弱者餉於南畝之中田畷既至於勸農則
莫不喜樂而農事益勤矣蓋農勤於稼穡安得而
不喜惟田畷既至則莫不欣然而有喜也而益勤
於農事而鄭氏乃以喜讀為饁饁酒食然亦不必
如此說自古丁壯者以耕餉於田者惟婦子而已
左氏傳曰卻缺耕於野其妻饁之茲是妻餉其夫

四日廿四

君茂

也孟子云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惟九
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所以為授衣之
具也惟四月之日既舉趾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為
田事之成也蘇黃門以為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
則終之此說是也春日載陽載者則也倉庚即葛
覃之詩黃鳥于飛是也陸氏疏曰黃鳥鸝留也或
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鸞一名倉庚一名黃
鸞爾雅謂黃鳥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一名黃鸞
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椹熟時來在桑間方
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黃鸞月
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故陸農師引韓子曰以鳥鳴

三詩名黃栗留卷十七

九

通志堂

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倉庚之類其美鳴春也
 陰陽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不然爾故先王以是候
 節之至倉庚鳴之時女乃執懿筐也微行小徑也
 柔桑穉桑也蠶始食之時宜以穉桑養之此蓋言
 七月之中大火西流暑退而寒不可以無禦寒之
 具故當以九月授衣蓋衣服至此而卒備也故以
 陽盛之月倉庚之鳴桑茂而可養蠶則女子執深
 筐遵循小徑而行以采穉桑既得穉桑以養蠶故
 九月而後可以授衣也遲遲者日舒遲而暄暖也
 繫爾雅曰幡蒿也孫炎曰白蒿也毛氏謂曰蒿所
 以生蠶孔氏曰今人猶用之陸氏曰農功有早晚

蠶食有先後故言求柔桑於前以養蠶之早者采
 繫葉於後以養蠶之晚者今洗蠶種尚用蒿則繫
 者亦可以養蠶也祁祁毛氏曰衆多也程氏引詩
 祁祁如雲為衆多之貌女心傷悲毛鄭皆以為春
 女感陽氣悲傷而思男為有欲嫁之意至於悲傷
 豈是美事程氏曰女勤蠶事勞且悲也毛鄭亦有
 此意然女子之於蠶事勞力安得有傷悲乎惟王
 氏謂女子傷悲則以將嫁思離親也此說為合於
 人情殆及公子同歸毛氏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
 時出同時歸其意以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
 田野今則女子與豳公子同時來歸於家毛氏既

以女心傷悲為女子有欲嫁之志然下文又曰與子同歸則其文不相接且民之耕於野也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可也至於采桑之女而謂女之同時出同時歸可乎鄭氏謂女子者公之女也與公子同時而嫁故孔氏舉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說侯之女稱公子也以公子為公女此說為當程氏皆同此說但不當以悲傷為欲嫁也蘇氏曰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以是時思歸於公子然此詩泛言國人之女安得謂歸於公子乎蓋言方春舒長女子采桑以養蠶者眾多之時則

女子以是時與公子同歸而嫁故曰傷悲婦人謂嫁曰歸此章則言春日載陽又言春日遲遲者蓋將言其出嫁之時又言春日也萑葦即蒹葭也初生曰蒹既成曰萑既成曰葦萑葦可以為曲薄也月令季春言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即此詩所謂萑葦也筐即詩所謂懿筐也條桑落其枝而采其葉曰條桑斧斫者隋登曰斧方登曰斫斫即斧也惟登孔不同爾遠者枝遠也謂其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也謂其長條揚遠也女桑爾雅曰萬桑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者謂之女桑遠揚非可以手而取也故可以伐而

四
五
落之猗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
曰猗則猗束而采也女桑則無條不枝落也但束
而采之也鷓者伯勞也左傳郊子曰昔少皞以鳥
名命官伯趙氏司空伯趙鷓也杜氏注云伯趙伯
勞也以冬至去以夏至來則是伯勞之鳴自夏至
冬也績說文曰緝也東門之揚曰不績其麻則績
者是績麻也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載
玄載黃我朱孔陽載玄載黃者玄者玄黑而有赤
在緇緇之間考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緇
七入爲緇凡染絳者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
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也陽者明也言其朱色鮮明

也此章言七月流火將寒之候九月授衣而藏之
則今歲之禦寒者既備於此則必思來歲之備也
既預思來歲之備故當以陽氣之盛月桑無所不
取采其枝之遠揚者則以斧斫而伐之其女桑則
不可以斧斫而伐之但猗之而已則斧斫亦可以
預備也伐遠揚猗女桑既備之矣故至於蠶月其
用皆足蠶事可以畢爾故於七月鳴鷓之時而緝
麻焉既緝其麻而又以所治之絲而染纁或爲玄
或爲黃以朱色之盛而爲公子之裳也言裳而不
及衣但便其韻爾程氏曰爲公子裳獻斝于公皆
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蓋先王之時

裘又取其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裘也貉則庶民自以為裘也狐狸則為公子裘也孔氏曰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明貉裘賤故也于貉猶所謂于耜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據詩但言于貉而毛氏以為取狐狸皮其說不甚明白孔氏曰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此言蓋所以順經文而為毛氏訓釋其義也陸農師以謂祭表裘貉若以農師之說解毛氏則毛氏所謂取狐狸之言方為明白周官言祭表貉乃音禡釋者謂禡師祭也非取貉也則知所謂于貉往取貉而為裘也取狐狸者特取其

狐狸之皮以為裘也王氏則以謂秀蔓鳴蜩為禡候以隕擇于貉為取狐狸之候此說亦非蓋上章既言蠶事又言麻事故此又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皆是以禦寒之具也不應於其中而間以于貉為取狐狸之候也自秀蔓以至於隕擇則物漸成十一月鳥獸離毛故其皮可取以為裘則無事矣十二月之間君與民於是俱出田獵不忘武事以續武功也然其田也則獵取其獸以充賓客邊豆國君之庖得獸之小者則私而有之得獸之大者則獻于公說文曰豕生三歲曰豨又曰豕一歲曰縱爾雅曰絕有力者曰麇則豨大

而縱小貉則賤者之服則自以為裘狐狸之皮則取以為公子裘小獸則私有之大獸則獻于公以見民愛其上也五月斯螽動股斯螽即螽斯也或曰斯螽或曰螽斯孔氏曰文雖顛倒其實斯螽也爾雅曰蚣蝮也陸璣曰幽州謂之蜻箕即蜻螻蝗類也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以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動股者謂至五月股成而奮迅之以股鳴也莎雞爾雅曰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色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幽州人謂之蒲錯馬氏曰一名促織紡緯陳蒼曰即今紡緯也其鳴聲切切類紡緯也促織青而長鬚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今紡緯亦青如促織而小則與陸氏之說不同崔豹古今注亦曰莎雞一名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促織一名促機謂其鳴如急機也振羽者謂至五月羽成奮迅之以羽鳴也爾雅曰螽醜奮郭氏謂奮迅作聲斯螽莎雞皆蝗之類也故於五月而斯螽動股六月則莎雞振羽股羽始成而奮迅作聲也考工記云有以股鳴者有以翼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蟋蟀即所謂促織也爾雅

曰蟋蟀陸氏曰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蚤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陳翥說促織則與陸氏不同宇者屋四陲也韓詩則曰宇屋雷也說文曰屋邊也戶說文曰半門也蓋此言蟋蟀七月則在野八月則在宇屋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十月則入我牀下然此先言在野而後言蟋蟀則以在宇在戶皆繼於莎雞之下似與上章之文其文勢為不順故程氏謂莎雞斯蚤蟋蟀說者雖為三物然攷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則程氏之意則以為一物五月則為斯蚤六月則為莎雞十月則為蟋蟀其說固為明白然此

三蟲皆蚤之類自昔說者皆以為三物未敢以為必然也夫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相推而迭運則其來有漸故建巳之月陽氣始盛而一陰生一陰生則積而為大冬建子之月陰氣始盛而一陽生一陽生則積而為大夏無非其來有漸也謂此三物自五月至於十月以言陰之寢長言其有漸非卒然而至也彼其寒暑卒然而來俄然而去則民之疾苦者多矣蟋蟀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又既而在戶皆是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於人而寒至矣惟其有漸故此三蟲亦隨時而變也穹窮也室塞也窮塞其室而熏鼠令出也向

者牖也毛氏以為北向牖庶人葺戶蓋以荆竹為之也瑾者塗也言至於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則大寒矣穹室熏鼠塞其北向之牖瑾塗其戶使寒氣不得以襲人於是嗟嘆而告其婦子曰我所以為此為將改歲之故當入此室而處也穹室熏鼠皆十月之事也而曰改歲者陽以十月始生故以十月為始歲也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為塞向瑾戶之候也鬱毛氏曰棗屬也孔氏曰是棠棣之類萸萸莫也晉之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莫李即莫二

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也草木疏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陸氏曰棠棣莫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葵爾雅曰落葵繁露注曰承露也大莖小葉花紫黃色可茹公儀為楚相所拔者即此是也剝者擊也棗須就樹擊之稻說文曰秣也穫之以釀酒也春酒毛氏曰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者故謂之眉壽六月則采鬱及莫而食七月則亨葵及菽八月則剝棗十月則穫稻所以釀酒以介其眉壽也鄭氏謂以助其養老之具此特言可以助養也非助老之具也王氏謂養氣

體焉助之也此說是也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似瓠而負曰壺蘆壺性蔓生蔓斬之故曰斷壺苴記注曰麻之有實者也叔苴謂拾此麻實以供食也茶苦菜也陸氏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則甜而美樗者不材之木可以為薪言此自七月食瓜以下非所以助養但可以食農夫七月食瓜以下食其農夫六月食鬱及奠以下助其眉壽鄭氏但以十月為養老此非也九月築場圃春夏則為圃秋冬則為場周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苾之屬方未為場之時則樹果苾季秋則為場也其所以為場者謂十

范震生

月納禾稼入於倉也說文曰禾之秀實者為稼節為禾一曰在野曰稼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粢也百穀之長郭氏曰今江東呼粟曰粢今之所謂粟米是也後熟曰重先熟曰穆麻說文曰麻即萌之總名菽苴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者上言場事既畢粟既納於倉於是嗟我農夫言稼穡既積聚矣田中無事可以上宮而治其事也毛氏謂入為上出為下蓋言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執宮功者執宮中之事也爾雅曰堂謂之宮宮謂之室則知作宮室之事而已于者往取也如所謂于貉是也晝則取茅夜則為絢絞索之類李巡

通志堂

曰絢繩之絞也孔氏為待明年蠶用非也此蓋言索絢以亟其乘屋而已鄭氏以謂為急當治野廬之屋按前漢書云在野曰廬在里曰宇既是入都邑之宅上入執宮功則是野中無事遂入都邑既入都矣則不在野廬之邑晝爾于茅宵爾索絢亟其乘屋所謂執宮功也其所以執宮功之意則以非久播百穀矣始播百穀不得緩於執宮功故當時不可不勤也鄭氏以為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所以謂播百穀但是播百穀非祈百穀也王氏為築場圃者以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地此之謂地無遺利方其為圃則種果蔬之屬及其納禾稼然

後為場焉豈非地無遺利乎又謂冬可以休矣而乘屋其乘屋也又亟此之謂人無遺力稼穡既同則上入執宮功之事而又晝則于茅夜則索絢以亟其乘屋非人無遺力乎前漢志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夫所謂得日四十五者蓋一月有三十日民皆夜半勤於績紡則一月之中又添得十五日故曰所得日四十五惟其男子宵則索絢女子夜則紡績豈非人無遺力乎上章既言采桑采蘩萑葦斧斨又染玄黃之色以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以為裘其所以禦寒者備矣至此又言所以禦寒之備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

日則納冰於凌室之中四之日則蚤用以開冰獻
羔而祭非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禮記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
之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
之在北陸之中也北陸虛也北方之七宿虛星之
中日在北陸則知是在虛室之中也季冬之月日
在虛之時而鑿冰沖沖所以宣達陽氣也王氏謂
和之至陽氣達也此說是也季冬陰盛之時陽氣
不得發泄故於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冰則陽氣
得以發泄而不為害也沖沖冰之至和也其蚤孔

氏以為早朝不如王程之說程氏以為早用之于
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之也王氏則以為
羔也韭也必以蚤者謹時也二說皆通杜元凱注
所謂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亦可以為早朝也左傳
曰獻羔而啓之也禮曰春薦羔登韭乃春所薦之
物惟其開冰故用之以祭於寢廟也月令仲春之
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然左氏所謂
西陸朝覲而出之西陸昴星也日在昴乃孟夏之
月方始出冰仲春之月開冰者蓋左氏言西陸朝
覲而出之乃周禮夏頒冰也仲春之月其冰釋是
以開之以達陽正陽用事故也季夏則頒之陽氣

畢出故也四之日開冰以祭寢廟則始用於公矣
 及孟夏則凡大夫賓客祭祀於是乎兼用之既藏
 冰以納於凌室又開冰以祭於寢廟此陰陽所以
 協和而疫癘所以不作也故申豐以謂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若夫春秋書無冰者三則當時陰
 陽不協和可知也九月肅霜此章所言則知歲事
 將畢而以宴樂也肅霜者收縮萬物也月令季秋
 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者歲晚之候滌者蕩也九
 月築場圃將以納禾稼既而納之困窖則蕩滌其
 場惟歲事既畢則明酒斯饗毛氏以明酒為兩樽

曰明然與眾而聚樂飲之則豈止兩樽乎不如徐
 氏以為眾酒也公堂者學校也會集之所故謂之
 公堂兕觥罰爵也九月既肅霜十月又滌場則歲
 事畢皆無事矣於是合眾酒而命享遂殺羔羊以
 為殽羞升於公堂之上而舉此罰爵以率眾使之
 無犯非禮至於燕飲之中又祝豳公以萬壽無疆
 則民之愛君可見矣毛氏乃謂行鄉飲酒鄭氏乃
 以為享羣臣上文皆言農桑之事既畢而民無事
 閑暇然後燕飲之則安得為享羣臣若是果行鄉
 飲則亦無用羔羊乃知此不過合眾人而燕飲也
 孟子嘗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觀此七月之詩言后稷先公致王業之
艱難其事皆本於農桑蓋王道之始端在於此觀
此詩采桑采芣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蠶事既
畢又於鳴鶡之候麻事興焉又而至於染玄黃之
色以爲公子裳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裘凡所以
助蠶者無不致力也若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田事既勤至於八月其

穫十月納禾稼禾稼納則其田事畢矣至於食鬱
及奠享葵及菽凡所以事田者無不致力也農桑之
務其勤如此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則歲事畢而民
閒暇矣而又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二之日鑿冰沖沖
田獵而績武功則終歲勤勤如此曷嘗有休息之
期邪惟其無休息之期宜其民皆愁怨而無所不
至今乃不以爲怨方其勞也未始不愛其上載玄
載黃爲公子裳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而又曰獻豝
于公飲酒升堂則祝其君以萬壽無疆其愛君如
此果何修而得此哉蓋上之人所以使民者得其道
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蓋幽公所以使

之者本於佚道故也惟其上以佚道使民則民亦盡力於農桑而無有或怨耳之所聞目之所視無非生養之事雖有非僻之心何自而入之哉故其愛君之誠所以如此其篤也雖然天下之人所以趨事赴功無有或怠者亦由上之人授民時為急也使天下之人趨事赴功非上之人以授民時為急則無由至此觀七月之詩以倉庚為采桑之候以鳴鵙為麻事之候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之鳴以為禦寒之候四月秀萸十月隕箠為取皮之候上之朝夕思念無非以授民時為急上之人既勤授民時如此下之人又勤本業如此此其所以治也

黃曰七月以下之詩皆周公之詩也前不得為周南之正風後不得為成王之正雅而獨繫之豳先儒之說紛紛不一或曰七月詩雖周公所作而所言者豳之風俗故繫之豳而并以周公之詩附之也然則周公作七月召公作公劉皆告成王之詩也皆言豳俗之事也七月繫之豳而公劉繫之雅先儒之說至此而又窮歐陽公謂文有難知者闕之可也李适仲亦以為然予輒欲妄意以為之說非敢求為異說也蓋考之於詩詳之於序求之於周禮而參之於召康公作公劉之意似有可信者試妄論之夫公劉之詩召康公所作也若七月之

詩則豳國本有是歌而周公特陳之非周公所作也公劉特言召康公戒成王言公劉之厚於民而亦言篤公劉者六則其為康公所作也明矣七月詩特言豳國之風俗如此當耕而耕當蠶而蠶當作而作當息而息初不言后稷先公如之何而率民也其序亦直言陳王業也直言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初不為周公作是詩也亦不為美后稷先公而戒成王也則是豳國本有是歌而周公特陳之而已如箕子之陳洪範九疇天之所以錫禹者也而箕子陳之七月之詩豳俗之所歌者也而周公陳之故周禮春官籥章氏迎寒

暑而吹豳風則七月之為豳歌亦明矣且周公者周之大臣也而七月九月者夏之正也周公以周之臣而言夏之正則於理不順於辭不安予以為后稷居邠至公劉而居豳正夏之時也當夏之時而言夏之正其說益明矣先儒以一之日為用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夫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如易之臨八月有凶復則言七日來復初豈有異義者哉此予之臆說不敢以為得詩人之意姑存之以俟深於詩者共評焉又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殖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后稷於是而始封於邠

至其曾孫公劉遷邑於邠篤前烈而厚民事徹田
為糧幽居允荒而幽之風俗成矣至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歷十五世而文始基之十六世
而武始定之其積累非一日也戊王幼少之資
當盈成之時知今日享之之易而不知一之致之
之難流言一出而朝廷變周公慮其不知先王積
累之勞與夫風俗之所本則將泰於燕安而不知
王業之所由致惑於聲色之虞而不知民事不可
緩所謂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豈不
甚可畏哉故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使之知稼穡
桑麻之事小民艱苦之情託之於吟詠之間而微

示其感發之意周公愛君憂國之心可想見矣成
王安得不惻然而動心乎嘗觀此詩見后稷先公
之所以治幽者即堯所以治天下也堯治天下首
命羲和考星宿之軌度觀鳥獸之生息以為析因
夷隩之候七月一詩以流火為授衣之漸以寒暑
為出入之期倉庚者採桑之候鳴鵙者績麻之候
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在牀下禦寒之候也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十月墮穉收禾之候也其男
耕其女桑其婦饁日月之變接乎其目而農桑之
念動乎其中惟恐無衣褐以卒歲也無黍稷以為
食也不惟為一己之計而復為公家之計不惟為

今歲之計而復為來歲之計春日遲而采繫者祁
 冬日促而乘屋者亟將舉趾而先于耜晝于茅而
 宵索絢絲事畢而麻事起麻事息而染事興至於
 穹室熏鼠塞向墜戶藏冰取冰之事無不詳密何
 斯民之勤於趨事如此哉然此猶未見其風俗之
 美也方田畷之至則欣欣然而喜殆及公子同歸
 則惻然而悲績以為已裳而染玄黃為公子裳貉
 以為已裘而狐狸以為公子之裘小而縱者私於
 已大而斫者獻于公亨葵利棗穫稻為酒以為老
 者之奉而斷壺菽苴采荼薪樗以為農夫之食君
 臣之情長幼之義如此其明也禾既穫而納禾稼

豈驅之而使納乎稼既同而執宮功豈驅之而使
 執乎民不敢忘乎君子不敢忘乎親幼不敢忘乎
 長歡然以相愛粲然以相接皆其風俗之自然而
 不自知也至於農事之既畢歲功之既成則男釋
 耒女下機欣然無飢寒之憂相與享朋酒殺羔羊
 躋公堂稱兕觥而祝其君以萬壽其拳拳愛君之
 心不能一日忘也噫讀七月一詩而豳之風俗若
 親見焉竊嘗因此而嘆後世之風俗日不如古此
 非獨民之罪也上之人為力役以奪民時厚賦斂
 以爭民利又為暴刻以督責之文書急於星火箠
 械酷於秋霜民於是去本而逐末舍農而趨賈野

無青草室如垂罄而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為憤怒怨上之讎王道不行而幽之風俗不復見孟子力救於戰國之世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觀七月之陳王業孟子之言王道其事如日其言如丹乃知孟子仁義之學真有所自來也時君急於功利而以為王道之難行故以孟子之言為迂闊而不可用吁後世之風俗不可以復古矣予嘗於七月之詩孟子

之言蓋三詠而三嘆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八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

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

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

徒予所蓄租予口卒瘠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在消

反予尾脩脩素彪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揺予維

音嘒嘒呼堯反

李曰鷓鴣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

公又挾武庚與淮夷叛周公既相成王東征而滅

之然而成王猶有疑周公之心而尚未知惟其不知周公之志而猶有疑周公之心則是其亂猶未已也故周公所以作此詩以遺王孔氏謂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然鷓鴣之詩言救亂不得專指三監言之成王信管蔡而疑周公於其所不當信而信之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不當信而信不當疑而疑則周公之志無由而明三監雖平然猶可以為亂也周公作此詩以明已之志所以攝政專禮樂刑賞之權與夫興兵以討三監之叛然三監之叛尤不可宥者蓋以先王造業艱難如此豈可毀之哉周公冀成王庶幾幡然而起故作

不盛

此詩以遺王也鷓鴣毛氏以為鷓鴣也則從爾雅之文陸氏以為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毛鄭之說則以謂鷓鴣鷓鴣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鷓鴣之志愛其子尤惜其巢也既謂既取我子志愛其子則不得以為鷓鴣若以愛其子猶惜其巢則文不相背歐陽氏以為諸儒從爾雅之文然以爾雅非聖人之全書不能無失又謂鷓鴣為巧婦失之愈遠今鷓鴣多攫鳥子而食鷓鴣類也此說為當陸農師曰先儒以鷓鴣為巧婦郭璞注爾雅云鷓鴣類

則璞與先儒異意余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鷓鴣繼言狂茅鴟鴞亦鴟類賈誼所謂鳳皇伏竄鴟鴞翱翔是也詩曰鴟鴞鴟鴞以戒鴟鴞之辭非自道之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此言鳥之有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爾既取我子無毀其巢非鴟鴞之自道也諸家多以室為周室無足疑者鄭氏以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鄭氏以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故周公告之謂既誅殺則無絕其位奪其土地蓋以官屬世

爾盛

臣之子孫以父祖之勤勞方有官位土地亦猶鴟鴞之愛其巢下肅破之曰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以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小其非二也設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歐陽亦破之室者周室也鄭氏以為官屬之世家非也則知無毀我室又當以喻周室也既取我子歐陽毛氏皆言管蔡則以子為民言三監取吾民以叛蘇氏則以為周公言管蔡流言既出周公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則王室亦壞也此諸家不如程氏說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此

但言惜巢之甚不必指管蔡亦不必指以為周公
 蓋言鳥之有巢者指鴟鴞而告之爾既取我子無
 毀我室吾之於子非不愛也而惜巢為尤甚於愛
 子焉此但詩設為此辭非有所取喻惟其既取我
 子無毀我室故下文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吾
 之於子非不恩愛非不勤勞而護惜子又當哀閔
 之言其護惜此巢也亦如王室之創造艱難如此
 管蔡流言成王豈當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
 疑而毀壞之哉迨及也徹剝也不如毛氏以為桑
 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方未陰雨之時
 則取彼桑根而纏綿其戶牖今女下民乃敢侮慢

而毀壞之亦猶先王於未患難之時積德累功以
 成王室非不勤勞今管蔡流言以譖周公又挾武
 庚及淮夷叛以壞我王室也拮据說文曰櫟持櫟
 揭謂以手爪拮持草也茶毛氏曰萑苕也孔氏曰
 藪為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如出其東門之詩鄭氏
 曰茶茅秀然則茅藪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
 租毛氏以為取米不如韓氏以為積蘇氏曰予手之
 拮茶而至於拮据予口之蓄租而至於卒瘞口手
 勤勞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此說盡之矣
 言予手櫟揭其草予所取者是茶之草也予口之
 所蓄積而至於盡病所以如此其勤勞者曰予未

有室家爾夫鳥之營巢至於手口盡病而乃曰予
 未有室家略之可也如司馬所謂玄黃牝牡不必
 詳其說詩人但借以喻勤勞耳未有室家詩人但
 借以喻先王未得天下如此王氏以謂周公之時
 未得為有室家而為之說以為文武之受命矣而
 未有室家者天下未集則亦不得言有室家也王
 氏以先王未有天下之時而為之故其說如此譙
 殺也脩傲也翹危也言非獨口手盡病又至於羽
 之譙譙然而殺之尾之脩脩然而傲之其勞如此
 而其室又翹翹然而危以風雨之所搖蕩故其音
 嘒嘒而懼也喻先王之造王室其積累艱難如此

今為一監之所搖蕩而周公作詩其音亦嘒嘒然
 而懼也夫鳥之營巢也口手盡病而又羽之殺尾
 之傲至於未陰雨之時徹彼桑土纏綿其戶牖其
 勞甚矣及巢之已成也則為鴟鵂之所毀又為巢
 下之民所侵侮風雨之所搖蕩三者交至則其守
 巢也豈不難哉周之王業后稷創始大玉至季勤
 勞王家文王大勳未集至武王有天下可謂難矣
 其後管蔡流言以壞我王室又挾三監為叛則其
 守巢也豈不難哉為成王者亦思其保守王室可
 也今乃聽管蔡之言此周公所以懼也成王信管
 蔡之言周公作為此詩諄諄告戒非不切成王之

疑尚猶未釋猶有謂公之志自非周公當厄難之際而不失其聖則何以使王悔過幡然而改哉此亦如太甲不明伊尹放諸桐使其悔過自艾蓋不如是不足以見忠之至也

審曰此則周公所作之詩也故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周公之陳七月以告成王而為鴟鴞以遺成王意此詩乃周公避流言於東而作詩以遺王也夫流言四出而成王未悟此人之所不堪而事之最難處者也而周公乃雍容不迫託於詠歌陳祖宗艱難之業而言其憂國勤勞之志微諷其君而使

之自悟未嘗有拂然之辭也前輩謂之君臣之分譬如父子若子遭讒被譴惟有恭順謹畏三諫號泣起敬起孝而冀其父兄之自悔此其知周公之心也先儒謂救亂者乃周公被流言之變振兵而誅流言之黨夫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握兵以出是益滋四國之謗也亦豈臣子所當為乎金縢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陸德明以辟字為共亦切周公以法治流言之罪此說最害理不如鄭氏以辟為避蓋周公攝政羣叔乃流言以為公與不利於孺子周公不得不居東以避罪耳天動威而成王悟金縢啓而袞衣歸出郊之迎已見於金縢之末而伐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

流言之罪當在成王既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兵而往也嗚呼武庚懷不逞之謀而發於管蔡失道之隙則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也周公慮成王之不知而為逆臣之所誤故作鴟鴞之詩以喻之使之知王業之艱難祖宗之憂勤而三監乃欲取王室已成之業而毀之豈不甚可懼哉故作詩以鴟鴞為喻鴟鴞惡鳥故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之護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先取我子矣無更破我之巢也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蒂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

劉篤烈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姦於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毀之鴟鴞者指武庚也子者指管蔡也我室者謂王室也使成王而知此則庶乎亂可止矣故曰救亂也噫成王一疑周公而禾盡偃成王悔過自悟而禾盡起天之所以眷眷於周家者所以不庸釋於我周也三監安得而毀之哉周公雍容曲折風喻其君其亦知天意之所在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惛惛徒刁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莫杯反蝻蝻

者蝻烝在桑野堆音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惛

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音羸反之實亦施羊鼓反

于宇伊威在室蠨音消反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腫他短反鹿場熠

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歎于室洒埽

穹窒我征聿至有敦音團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駮邦角反其馬親結其

縟九千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李曰東征管蔡挾三監叛周公帥師東征周在豐

鎬其地在西管蔡與商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

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得

罪人因其罪之輕重而行法至於歸周則三年矣

其歸周則遂勞其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此詩詩四

章雖皆言勞歸士分而言之則四章之辭蓋有不

同一章則言其師徒之全無流離散死之患二章

則言女人之獨處思其夫也三章則言征伐之久

其夫將至婦人思望之也男以女為家女以男為

室然亦有以婦人為室家者如殷其雷之大夫勸
 家室以義四章則言征伐而歸其未有室家者及
 時行昏姻之禮凡四章所言足以見至誠慘怛之
 志序其情之所以然而閔其勤勞此人所以欣然
 而有喜色也夫有功見知則悅不見知則其心鬱
 結而無聊惟能序其情而閔其勞雖捐首領暴骨
 原野猶忘其死況於古之能知者其惟周公乎夫
 序其情閔其勞先王之時莫不皆然而以謂其惟
 周公者蓋當危疑之時役軍士以三年之久而能
 盡此道者其惟東山之詩為然此詩序言周公東
 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則是一篇之義亦

盡矣下文又言四章之辭各異其言周公序其情
 閔其勞其言甚詳比之他篇不如是之詳也嘗以
 謂詩序非一人之作蓋謂是也如載馳之詩以許
 穆夫人作此詩故曰閔其宗國顛覆而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其下文序當時之事迨有狐
 之詩以衛人作此詩故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偶下文又言古人之事蓋與此詩雖是一篇之序
 實非一人所作也我徂東山三監淮夷在周之東
 故曰東山惛惛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也東山東
 征之地言我徂東山征伐久而不歸將歸而遇零
 雨濛濛夫以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既歸而遇雨亦

言其勞苦也今此詩所言亦足以見其勞苦但周公所以勞之之辭與漸漸之石異耳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者言我在東山之時未嘗不曰歸罪人未得則不得歸惟其未得歸則我心向西而悲西者室家所在也毛氏以謂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毛氏之意謂管蔡有罪不得不誅周公既誅兄弟故見文武之廟心向西而益傷悲然觀上文言征夫之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得以此為周公之西悲間於其中也我心西悲止言軍士之西悲也制彼裳衣鄭氏謂婦人制彼裳衣而來然下文又言勿士行枚亦不

得以為婦人不如程氏以為備歸裝也士與政事之事同行陣也枚銜枚也周禮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之法遂鼓行徒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於口為繡結於頂中軍法用此所以止喧嘩也如此言軍士未得歸向西而悲及其歸裝而征役三年之久未嘗從事於行陣銜枚之間而見周公之征戰不舉刃而敵自服蓋師徒之全也如此蛭蛭蛭貌蛭桑蟲也爾雅云蛭鳥蛭郭璞云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蛭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毛氏謂寘鄭氏謂烝寘也其音訓久言久在桑野也謂久處桑野有似勞苦然蟲之在桑何足以為勞

苦故程氏以為蠋在桑葉之中居如士卒之獨處
 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蓋軍士獨處自保
 其身以見一章言其完也敦獨車之貌也果羸枯
 樓也李巡曰枯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
 本草云枯樓葉似木瓜葉形兩兩相值蔓衍青黑
 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惟其蔓衍而生所
 以施於宇也伊威陸璣云一名委黍一名鼠歸在
 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蠨蛸名長跖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為喜子町腫者踐處曰町腫程氏謂
 町腫廬傍畦隴為麋鹿之場熠燿螢火也一名夜
 光宵行夜行凡此五物蓋家中無人方見此五物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言家中有五物非可畏但起
 人懷思之情也鸛水鳥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
 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埴螳
 塚也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埴注云埴蟻封也蟻處
 土為塚以避濕鸛鳴于埴則是天之將雨婦人乃
 歎于室諸家多以為征夫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
 歎于室不如陸農師以為婦者征夫之婦恐不如
 期鸛鳴于埴是天之將雨婦人歎于室恐不如期
 又恐其將歸穹窮室塞其鼠穴而又洒埴以為征
 夫之將至也粟鄭氏以為析也軍士久在析薪之
 役然苦瓜在粟薪非其軍士在析薪之役程氏謂

瓜之苦者延蔓於粟薪之上粟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食則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如此以此君子久役留滯而不還如瓜苦而繫堅木也惟其軍士留滯如此下文又言不見其夫之久于今三年今已將歸此所以望之也倉庚仲春而鳴其羽毛則熠燿而明諸家皆謂仲春嫁娶之時蘇黃門以謂倉庚飛而熠燿其羽以譬禮儀之盛二說皆然歸者婦人之嫁也黃白曰皇駢白曰駮既皇駮其馬又親結其縹縹者爾雅曰婦人之禕謂之縹縹縹也孫炎曰禕帨中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於人也毛氏謂縹婦

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是從孫炎之說而與郭璞異意親結其縹者蓋以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送女之時有以戒之也九十其儀言禮儀之多如此之善其舊如之何言征伐三年之久思而望之不為不切今則將歸其情如之何諸家之說多以為追序舊時昏姻蓋上文既言室家望女則是其歸也追序其舊情序四章言男女之及時則不得為追序此但言既有室家者則感其舊情未有室家者則及時昏姻故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此詩周公所以勞歸士也攷之於詩則但言懷想之情而所以勞來之

言則未之見而序言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
 說以使民忘其死何哉蓋其夫婦懷抱之情盡
 載之於詩是其情周公已知之矣周公知其情則
 是勞之也楚子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夫師人
 寒王從而拊之則是知其寒矣知其寒而拊之則
 安得不悅乎周公能序其情而閔其勞此民之所
 以悅而忘其死采薇之詩遣戍役之時也出車之
 詩勞還帥之詩也其詩中皆言其勞苦亦未嘗言
 其勞來之意正此類也大抵詩序之作如甫田大
 田刺幽王也詩中但言曾孫之事蕩之詩刺厲王

詩中但言紂之事不必詩中有此然後見其所刺
 之意也古人有言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
 以無鹽梅而味常在於鹽梅之外詩人之意亦如
 是也

黃講同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斨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錡反周公東征四
 國是叱五何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鍬
 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在羞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李曰破斧毛氏以為管蔡商奄按書大誥序武王

崩三監及淮夷叛逸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通志堂

作成王政則是三監及淮夷為亂於周公攝政之時其後成王即政奄國又叛也而毛氏以為四國以立蒲姑則是奄國亦於周公攝政之時而為亂故孔安國注書大誥云三監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孔安國又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則是奄淮夷為亂於周公攝政之時矣既謂管叔蔡叔武庚淮夷奄國則是五國安得謂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淮夷在淮水之上東方之夷也此言四國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然考之書序曰成王既踐

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孔安國謂已滅奄而徙其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為諸夏之國也蓋淮本即奄也合而言之則是為淮夷分而言之則為奄淮夷如春秋書赤狄是也奄如春秋書伊維之戎是也奄乃淮夷之種落耳若以淮夷與奄分而為二則書之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但不過伐淮夷而從之於奄安得以淮夷與奄分而為二乎此詩所謂管蔡流言挾武庚淮夷以叛故周公帥師而討之諸大夫所以美之也既破我斧斧隋登曰斧方登曰斨錡毛氏以為鑿屬韓詩以為木屬錄毛氏以為木屬韓

詩以為鑿屬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氏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其意謂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國家則其人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其君為大罪歐陽破之以為詩人之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耳況今攷詩經文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以斧斨為禮義其事不類鄭氏以謂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斧比周公以斨比成王則其取喻都無義類歐氏以為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此說得之矣然謂四國為亂周公征討之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

克之其難如此則亦未敢以為然觀東山詩曰勿士行枚則是東征未嘗從於行陣之間安得為難惟張橫渠以謂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缺破我斨斧而已而言四國征誅皆自取也惟其為亂而不能有為故徒破我斧缺我斨周公東征以正四國者但哀其民陷於塗炭之中故從而征之則周公之德可謂大矣皇正也叱者化其惡而使之為善也嘉者言德之甚善也適聚也言聚其民使無離心也休美也范內翰嘗有言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公之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

於舜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於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夫以武庚淮夷之為亂滅之可也管蔡乃周公之懿親亦不免於誅戮者蓋使周公顧兄弟之小嫌不能正四國以哀國人則何以興周之衰而安其社稷哉惟其正四國哀我人為念則雖管蔡之懿親安得有宥之哉且以臣伐君事之至逆也而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民墜於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知湯武之征伐則

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李曰伐柯四國流言周公帥師而征之罪人斯得然而成王之意猶未釋也周公作鷓鴣以開喻於王非不切至然金縢未啓而致疑之心猶自若也此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鄭氏乃謂朝廷羣臣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

禮歐陽已辨之矣柯斧柄也毛氏謂禮義者治國之柄媒者所以用禮夫伐柯之用斧取妻之用媒其事一也毛氏於伐柯用斧則以喻周公能執禮義於取妻用媒則以喻用禮其說亦繁矣鄭氏謂伐柯之道惟斧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入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而孫毓破之曰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大雨反風禾則盡起精神感天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讎敵尚相疑阻何須用人重相曉喻

乎此說是也王氏則以謂以仁致剛者柯也以順致其正者媒也周公之事如此而已致其仁而後柯可伐通其志而後妻可取此說迂曲不甚分明惟蘇氏以斧之與妻皆以取譬周公程氏以伐柯皆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終不如歐氏之說為詳明謂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云如何可伐而答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問之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此說可謂盡之矣亦得夫序之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公之大聖最為易明猶不知之以見朝廷不知周公之甚也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歐陽亦以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謂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蘇氏則以謂人乃取法之王氏則謂由怒及人程氏謂欲反周公而取則於周公皆強為之說我觀之子籩豆有踐歐陽以謂欲見之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為相見之禮可見矣其如王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此章皆從歐陽之說自古朝廷有賢臣不見知雖讒諂肆行賢不肯混殺為難辯矣苟反而思之而有所用心則若難而易苟無所用心如衛之賢者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夫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

明而易察之地惟其不能知而不用之使彼賢者仕於伶官則若易而難傳說在胥靡之時知而用之可謂難矣然高宗能求諸野而立以為相則若難而易周公之聖德又為成王之近親其欲知之可謂易然而困於流言朝廷不知則若易而難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者蓋以成王之惑於流言而不能信之乃反疑之則易反為難及啓金滕之後成王遂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反覆言之則知用周公亦甚易矣

黃講同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鱒音房我觀之子衮古本反衣繡裳鴻飛

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
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李曰此詩與伐柯之詩皆以謂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者蓋以周公居東之時成王猶信管蔡之言故
周公留滯而不得歸此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
知周公之忠信如此詩與伐柯破斧之詩皆是言
美周公然破斧先言美周公後言周大夫以惡四
國焉此詩與伐柯先言美周公繼之以刺朝廷之
不知蓋四國流言而有譖周公之心朝廷皆不知
其聖而疑周公疑之則不足以明周公之聖德之
美也九罭爾雅曰緦罭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曰

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氏曰緦今之百囊
網也從孫炎以為魚之所入有九囊則是九罭為
小網矣從郭氏以為緦今之百囊網則是九罭為
大網矣毛鄭亦有二說毛氏以謂九罭緦罭小魚
之網鱒魴言大魚而處小網非其宜也以喻周公
聖人而乃留滯於東方非其宜也鄭氏謂九罭之
罭乃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以喻周公聖德
當以袞衣往迎之二說皆以鱒魴為大魚而獨以
九罭小大之不同歐陽取毛氏之說而以爾雅云
緦罭而謂之九罭者謬也當言緦罭謂之罭九罭
之罭小網也鱒魴大魚也爾雅云鱒魴魴魴鄭氏

以謂鱒似鱠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鱒爲鱠魚鱒鱒
大魚處小網之中非其所宜故周公不得其所亦
如之覲見也衮衣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四曰火五曰宗彝此畫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
曰黼九曰黻繡於裳上公則有衮衣繡裳我見此
周公上公之服宜在朝廷不當留滯於東方也鴻
者鴈之屬大曰鴻小曰鴈鴻之飛宜其高也今乃
遵循於渚非其宜也以喻周公留滯東方非其宜
也惟周公處東方如鴻遵渚非其宜矣故西人告
東人曰言公歸朝廷無所乎則當於汝東方信處
矣言公歸當復位此則西人告東人之辭公歸不

復於女信宿者言西人告東人曰公歸不復其位
於女信宿乎宿猶處也西人告東人以爲公必歸
而東人又告西人曰言有衮衣之服宜在朝廷不
當留滯於此無使我公歸而使我心傷悲此又東
人愛周公之意也王氏以謂周公之道可謂在彼
無惡在此無斃矣然而朝廷不知此大夫所以刺
之也此實名言也蓋以周公居於東而西人乃欲
其歸西人既欲其歸使周公留滯於東方而不歸
則是成王未悟成王未悟則是天下之事未可知
也惟其朝廷迎而歸之則社稷宗廟可得而安而
恩澤豈不遠暨於東人哉東人所以欲其留者此

以見詩人之言周公之德其為東人之所愛也詩人之言甚言周公之得民心亦以見不知者可謂智不足以知周公矣以周公與召公盛德大業股肱王室民之戴其德者未有少忘愛之者無彼疆此界之殊彼時此時之異甘棠之詩則知召公之德民愛之也不易世而忘九罭之詩則知周公之德民愛之也無東人西人之異成王之於周召二人各分陝而治豈不盛哉

黃講同

狼跋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震其尾

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李曰

狼跋周公攝政之始也成王幼沖未可親政事故攝政焉而管蔡流言以為公將不利孺子成王之心亦信管蔡之言以為公將不利於已公之進退其難如此卒能討平四國以扶持周室周大夫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狼之老者領下有胡老狼垂胡毛鄭及諸家之說皆以謂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然亦不失其猛其說是也不如蘇黃門之說尤詳明狼之垂胡其進也如將躡其胡其退也如將踏其尾然而胡尾終不能為狼之累以喻周公之輔王室亦多故也外

則管蔡流言以病於外內則成王不知以憂於內
天下視周公亦如視狼焉進則憂跋其胡退則憂
踏其尾周公從容自得而二患自釋此言盡之矣
公周公也孫順也碩大也膚當從歐陽以為膚革
之充盈几几安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複下禪下
故有舄屨之名周公當患難之時順而受之其膚
革常充盈也從容自得無遑遽之色故赤舄几几
也其德音不瑕者公之進退處之以道無有瑕疵
也夫以管蔡流言者自常人觀之必以管蔡流言
是毀已也是為已而討之而周公乃不顧小嫌率
三軍以討之以平僭亂以安諸夏為已任管蔡疑

君德

周公之攝政自常人觀之必以為管蔡所以疑之
者以周公之攝政也周公乃於金縢既啓之後而
又攝政七年欲以輔成王之德以致太平為已任
則周公之德大過於人雖居危難之中處之自若
可謂為人所不能矣昔桓溫將移晉祚呼謝安王
坦之將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謝安從容
就席笑語移日賢於坦之遠矣及苻堅率眾百萬
次於淮淝而安為大都督夷然而無懼色既而兄
子玄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與客圍碁了無喜色
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罷還內過戶限心
喜不覺屐齒之折以折屐觀之則知所謂從容就

通志堂

席笑語移日與夫無喜懼之色皆有驕侈之心所以不如周公也然周公性之也謝安假之也

黃講同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朕食音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

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忮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洛上同嘉賓之心

李曰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有酒飲饌食之又實

幣帛於筐篚之中以將厚意然後忠臣嘉賓莫不效忠以報上之恩德而得盡其心矣實幣帛於筐篚者鄭氏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按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既有侑幣又有酬幣侑幣所以勸飽也酬幣所以送酒也此詩言羣臣嘉賓序則兼言羣臣嘉賓而詩中皆以嘉賓而言者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人君之於臣既有尊賢之義至其燕饗也則謂之賓所以敬下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堯之於舜而為賓主之禮則知古者

之於人臣其燕之時皆有賓主之禮也左傳曰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見成十二年杜預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蓋饗者但以其體薦之於俎爵盈而不飲穀乾而不食此之謂訓共儉燕之以時則折俎君臣之間相與醉飽此之謂示慈惠惟其示慈惠故略其君臣之禮盡其賓主之歡上下之情忻然無間則忠臣嘉賓安得不盡其心哉魚麗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芾以下治外天保以上者自鹿鳴以至天保是也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待其下者如此則當時之臣報其上者亦如此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作此詩以宴樂也燕禮小

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
 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徹俎說屨而行無箏爵無
 箏樂則是文武以後以此詩為燕樂羣臣之歌也
 予嘗觀春秋之時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

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見襄四年

夫鹿

鳴之詩君所以悅使臣而穆叔拜之則知後世以
 鹿鳴而燕羣臣推此可見程氏謂自鹿鳴以下二
 十二詩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左傳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穆公亦
 云則知此詩周公之所作召公乃歌之也蓋周室
 衰微兄弟道缺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
 族於成周歌常棣之詩今此以燕羣臣宜歌鹿鳴
 之詩則小雅之諸詩皆如此詩也葦鄭氏以謂蘓
 蕭毛氏以謂葦萍據爾雅以謂萍萍其大者為蘋
 是水中之草也鄭氏則據郭璞云今蘓蕭也初生

通志堂

亦可食陸璣注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
 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孔氏則從鄭氏之說不
 以為水中之草謂鹿鳴無由至水而食故不從之
王氏則從毛說謂苹為水草王氏之意以為鹿鳴
 而食野之草以喻當時之君飲食此皆鑿說按草
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此言文
 王既有酒食以飲食之以燕羣臣亦如鹿鳴得草
 而食則呼其朋類而食之也毛氏以為鹿得草呦
 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歐陽破之以謂豈有
 禽獸而懇誠發於中哉瑟者包義氏所作笙者十
 二簧隋之所作簧者笙中之簧女媧氏所作言得

嘉賓而燕樂之既鼓瑟矣又為之吹笙既吹笙矣
 又吹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其筐篚實幣帛於中
 而與之既待羣臣如此之切至則羣臣皆愛其上
 則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者言既知吾之所以待
 下者如此彼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也王氏謂周
 為忠信之周行道也言示之忠信之道王氏之意
 謂序云得盡其心故為此說然序所謂盡其心詩
 中未必有此意如葛覃之詩曰躬儉節用則可以
 化天下以婦道亦猶此詩能待臣下如此則羣臣
 不得不盡其心也孔氏謂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
 序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

於經無所當也此言得之矣鄭氏謂示當作寘置也言當置於周之列位然此言人臣樂君之燕饗何為至此方寘於列位也蒿菝也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菝郭氏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菝言我得此嘉賓其德音甚明視民則不怵視古示字也但從示邊其德音甚明則可以使民其德不至於偷薄非獨可以視斯民不至於偷薄亦使君子之人取為法則而效之以見嘉賓之賢可知矣又有旨酒與嘉賓式燕以遊遨岑陸璣注云莖如釵股葉似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之湛久也非惟鼓瑟又且鼓琴非惟

和樂又且至於湛久程氏曰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斃惟其如此則人君之燕飲必能樂嘉賓之心然後為能盡其志蓋不能樂其心則如繆公之亟餽鼎肉其待羣臣非不切至而子思以為犬馬畜役則何以燕樂嘉賓之心哉惟樂其心然後能盡人君之禮然忠臣嘉賓豈將以口腹累於君哉必待人君飲食之豐幣帛之厚聲樂之歌然後能盡其心者蓋以人君有好賢之誠則人臣皆知人君之能篤好於我孰肯不盡其心惟其有鹿鳴之燕以待其臣下如此然後忠臣嘉賓皆得以盡其心夫人君之好賢有加無已必於燕飲之間見之夫

飲食微事爾君臣和協以致太平亦由此焉君臣乖爭以致禍者亦由此焉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見宣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見襄十四年其後鄭靈公卒不免其身衛獻播遷而失國則人君所以待臣下者可不慎哉

黃曰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予嘗讀孟子至此章於我心有大不合者夫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君以禮遇我則事君之心不可以不盡君不以禮遇我則事君之心尤不可以不盡而必曰君以此待我而後我以此待君乎意者孟子之言亦有激云耳及讀詩鹿鳴而其序亦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然則為之君者苟能待之以飲食實之以筐篚則為之臣者亦可以盡其心邪小星之夫人惠及嬪御而嬪御盡其心江沱之嫡不以媵備數而嬪御亦盡其心

成俗故曰示我周行言能以道示其君也如示我
顯德行之意也曰德音孔昭言其令聞之昭著也
如秩秩德音之意也曰視民不忮言其視民之不
薄也如薄己以厚民之意也曰君子是則是傲言
其在位者之法式也如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之意
也所謂忠臣嘉賓如此則文王安得不厚遇之邪
吾觀舜禹之時君臣之相告語如家人父子之唯
諾開心平意之際相與終日而不見其隙今文土
待羣臣以嘉賓之禮而接之以燕飲之歡其亦舜
禹之朝乎其後成王之燕嘉賓見於南有嘉魚之
詩亦周人之家法也後之爲君者傲然於上而爲

臣者奔走於下藐然而不相及尊卑闊絕而上下
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此天下之事所
以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也文王經營內治而先
燕羣臣嘉賓其亦自培其根者歟王褒作聖主得
賢臣頌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上下俱欲歡然交忻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則曷
禁之不止曷令之不行此文王之所以內治而待
羣臣嘉賓之意也或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
不可易而謂之嘉賓不亦過乎蓋自上下之分言
之則謂之羣臣自燕飲之義言之則謂之嘉賓堯
之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獻子百

乘之家而有友五人焉繆公問子思曰古者于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蓋子思之意以謂若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則謂之嘉賓豈為過哉此子思之意也亦孟子之意也亦堯舜文王所以待其臣之意也

四牡勞力報反使所史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悅音矣

四牡駢駢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他丹反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音篇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廣露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李曰四牡之詩其言使臣之奉使及其歸也乃作此詩以勞之夫人臣大功惟恐其不見知今四牡五章其所以勞之之辭皆言其勞苦之狀則是深知之矣毛氏乃以為率諸侯以朝聘之事毛氏之說則以謂文王之遣使者是率諸侯以朝聘之事也然按此詩上則有紂下則有諸侯又有因民事以出者何所據而云朝聘哉使臣之出往使諸侯

亦多故矣何必以為朝聘哉事既久遠又無明文不可從也駢駢行不止也周道毛氏以為岐周之道倭遲而歷遠惟其道之長遠故行之不止可謂勞矣當此之時使臣豈不思歸但以王事無不堅固方行役以從王事不可歸也惟其不可歸但思父母以悲傷爾所謂王事者公事也不必指為天子之事此詩猶可說也北門之詩曰王事適我鴉羽之詩曰王事靡盬則當如之何一云靡盬無有幹之者又謙之曰盥字訓壞吾豈不思歸以其不敢壞王事之故駱馬毛氏以為白馬黑驪曰駱廣雅以為白馬朱驪曰駱陸農師以為今謂黃馬朱

驪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則不拘於朱黑皆可以為駱也嘽嘽喘息貌程氏謂駱馬禁久陸農師以謂今之駱馬最耐勞苦矣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言馬之勞則可以見使臣之勞矣詩人言馬以見臣下之勞卷耳之詩曰我馬瘠矣言馬之勞苦甚病足以見使臣之勞今以耐勞之馬而至於喘息則其勞甚矣毛氏以為啓跪其說本於爾雅要之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受命而行不遑啓處也爾雅曰騅其鳩鴉舍人曰騅一名夫不李巡曰夫一名騅今楚鳩也左氏曰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騅其鳩鴉者其性孝故為司

徒陳翥玉生以爲一宿之鳥鄭氏以爲夫不鳥之慤謹也此言雛之翩翩然或飛或下集於苞栩之上亦猶使臣或行或止皆從王事詩人之意如此蘇氏乃以爲孝子此則泥於祝鳩氏司徒之說也至氏亦以爲況臣之一於事君此則泥於陳氏一宿之鳥也將毛鄭皆以爲將養程氏則以爲事其言雖殊其意則一也言王事無不堅固雖欲事養父母皆不暇矣杞柳也今人則以爲箭非枸杞之杞駸駸疾行貌言駕此四牡至於疾行豈不懷歸乎但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故作四牡詩以歌之以其不遑將母之情而告之諗告也毛氏以爲念鄭氏以

爲告毛氏本於爾雅然左傳曰辛伯諗周公諗告也當以爲告鄭氏以爲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老來告於君非也夫以使臣之勞遂以養其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則是君不見知也使君見知於已豈必待來告然後知其勤勞哉程氏以爲告於父母也父則主義母則主恩惟不知義故告於母非也夫君惟知其勤勞故作詩以告之必曰將母而不曰將父者蓋將母連四章之文而言也此詩與東山之詩無以異東山之詩但言征夫暴露之難以爲勞歸士之詩四牡之詩但言使臣道路之勞以爲勞使臣之詩蓋其歷勞苦之久得人君反

覆言其勞苦之狀則是上之人見知於己安得而不悅哉北山之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非不憂其父母也則其勤勞無以異於四牡然北山之所怨怨其君之不見知也君不見知則安得不怨哉故人臣之悅不繫於其勞不勞但繫人君知與不知爾

黃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而自信不篤者急於人之我信人臣之於國要其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天下來世則已矣君不吾知天不吾知乎當世不吾知後世不吾知乎則夫知與不知誠有所

不足計輔相之功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方其天威未震嘉禾未偃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自常人處之必有憤怒之意而周公赤舄几几綽然有餘裕公之心固曰有功於國者人臣當然之事也而奚必期人之我知邪然四牡之詩人以有功見知則悅者何其汲汲也蓋周公之事必周公為之而後可以自言四牡之臣將命於外其心之所慮者惟恐夫君之不吾知而吾不能以自安也噫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君不可以為臣況人臣將命而出以適異國可不見知於君哉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

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四牡之使臣以見知而悅非樂夫君之知其功也樂夫君之知其心也故四牡一詩皆序其道路憂勤之狀思念父母之情文王能盡人之情如此則臣安得而不自慰周公東山之歸勞士卒而序其情閔其勞亦文王所以勞使臣之意也東山歸士之所以悅即四牡使臣之所以悅也然四牡之所謂有功而見知者又非東山歸士之比學者當以意求之則詩人之意為得之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李曰此詩言遣使臣也遂歌此詩以遣之送之以禮樂勉之以詢問下民之疾苦利病使君之德意交孚於下四方萬里之遠無不知人君所以撫恤斯民之意如此然後遠而有光華也所謂有光華者每章下句皆是也而其所謂送之以禮樂孔氏云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落直為禮耳而兼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以禮敬達則能心樂平易故兼言之夫所謂送之以禮樂者考之詩文之中實無所當孔氏以為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此乃附會經文以求合詩序其實非也蓋所謂送之以禮樂歌皇華之詩以遣之即是送之以

禮樂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所中反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

駒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音其六

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駟六轡沃烏毒反若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

周爰咨詢

李曰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

溼曰隰言煌煌然光明者乃是草木之華曰原曰

隰無不光華亦猶人臣出使至於四方萬里之遠

無遠無近無不光華也駢駢衆也征夫使臣之屬

也言使臣其屬之多也至於每懷靡及毛氏以為

懷私罔及鄭氏以為懷私言使臣之屬既受君命

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皆

不如歐陽之說其人以為每思惟恐不及王氏以

謂每以無所及事為懷蘇氏以謂每懷不及事之

憂其說與歐陽同言使臣之屬皆以不及事為憂

則使臣可知矣亦猶卷耳言我僕痡矣則言使臣

亦可知也濡言潤澤亦猶所謂羔裘如濡也絲言

其調忍也沃若潤澤也駟陰白雜毛曰駟均言調

一也此詩言使臣所乘之馬唯是駒矣所御之轡

則如鮮澤其乘此馬援此轡驅馳則周爰咨諏毛

鄭之說皆以忠信為周其說蓋本左氏內外傳予

通志堂

嘗觀左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
 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國語亦曰咨才為諏咨事為
 謀咨義為度咨謀為詢其序不同其義則一皆以
 忠信之人往咨而問之毛鄭用其說歐陽破之以
 為咨謀咨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協韻爾毛鄭意
 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而詢問今詩乃曰
 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
 理此說是也夫左傳之中其所舉詩人之句多矣
 皆出於一時之斷章未必盡合詩人之意如必以
 所舉之詩而解詩則泥矣如皇矣之詩曰維此王
 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則
 以心能制義為度德正應和為貊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以
 為九德皇矣之詩左氏以為九德亦如皇皇者華
 之詩左氏以為五善國語以為九德皆不可以解詩
 人之大意也周者但是周徧言使者之奉使周徧
 其所而詢問之不必以為忠信之人也周官擇人
 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
 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
 徧咨謀無所不及也蓋使臣體上之德意告之於
 下欲下之人無不知上之德意又以下之利病告

之於上使上之人無不知下之疾苦則亦欲其無所不問明矣四牡之詩勞使臣之詩也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夫去則遣之還則勞之惟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今也列之於四牡之後孔氏曰使臣之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夫遣之與勞一也安得以遣為重以勞為輕哉蘇黃門以為鹿鳴之三章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蘇氏之說則據儀禮以為說然以聲樂為先後則是一意也孔氏嘗以伐柯九罭破

詩經卷之十九

十五

君仁

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以為簡篇脫誤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孔氏之說亦一見也邠詩既是不以作詩先後為序則皇皇者華之詩以輕重為先後安知此詩非簡篇脫誤作詩不以先後之序乎蓋三百篇之多本有顛倒者如載馳之詩衛懿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之詩鄭文公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邠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臣不可不知其勤勞皇皇者華但

詩經卷之十九

十六

通志堂

言使臣之出使不可不詢其疾苦詩之本意如斯而已如必泥先後之序非詩人之本意也

黃講同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

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

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兄弟閱許歷反于牆外禦

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賓角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

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湛答南反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李曰此詩言燕兄弟之親宜加恩惠以時燕樂一

以盡親親之義也閔管蔡之失道者當周公攝政

之時其兄管蔡不能同心以蕃王室故流言於國

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又挾武庚淮夷以為亂則是

管蔡失道矣周公於是舉兵東向以平僭亂以兄

弟之親則視如路人豈得已哉蓋以天下誅之不

得不然也周公傷已兄弟不睦故作此詩言兄弟

不可不親也觀此詩閔管蔡之失道是周公所作

無疑矣嘗觀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

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通志堂

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元凱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國語亦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則知此詩周公所作也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天保以上常棣之詩在其中矣若周公以閔管蔡失道而作此詩則不得以為文武以上治內之詩也若以常棣為治內之詩則不得為周公所作也二序之相矛盾不可以並立也故嘗謂詩序非一人所作蓋謂是也常棣爾雅曰常

棣一名棣郭氏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機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四月熟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此常棣與唐棣異何彼穠矣之詩曰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棣也此之謂常棣與采薇之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之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後世多以此常棣讀為棠棣則是以移讀為棣也承華曰鄂韡韡光明也不韡韡鄭氏謂不當作拊鄭氏好改字不得以為拊歐陽氏以為不韡韡者韡韡也詩人之辭多如

此王氏則以為不韡韡甚言其韡韡然詩人言不韡韡不應以為韡韡楊龜山為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為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言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蓋言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萼萼則承華以喻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今也管蔡失道不能親睦和協如常棣之鄂至於不韡如旄丘之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蓋葛本蔓延也何為而不蔓延常棣之華鄂本韡韡也何為而不韡韡則見管蔡之失道也惟其管蔡之失道故告凡今之人不可以不愛其兄弟也故下章言朋友不可恃兄弟不可踈言不可踈其所親而反親其所踈也

蓋以兄弟之情至艱難而後見雖死喪之可畏者惟兄弟之親然後甚懷之故哀集于原隰之中惟兄弟之親則求之他人則不與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此又託喻以明兄弟之心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惟其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以脊令觀之可以見矣脊令雖渠也郭氏曰雀屬也陸璣曰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蓋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以喻兄弟能相求也脊令能相求今也

四十五
則在原失其常處飛鳴不能自舍猶兄弟之於急
難相須而不舍也當此急難之時則雖有良朋況
也永嘆而已況長也言朋友之情且嗟嘆之而不
能相救也聞很也務侮也言兄弟或不相得聞很
于牆內外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不可不禦也
言不可以小忿廢懿親也戎相也烝久也言有急
難則雖朋友之久亦不相助以見兄弟之情過於
朋友也急難之時兄弟相救如此及喪亂既平無
事之日安且寧矣則以一朝之忿一豪之私若反
眼不相識遂爲兄弟之閼乃以謂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然人豈可以安樂之時則棄其兄弟而於急

方惟

難之中乃以望其相救詩人設此以爲戒言不可
以安寧之時而棄其兄弟而以爲不如友生也惟
於安寧之時不可不親其兄弟則於安寧之時當
儻陳其籩豆而相爲醉飲飲飽也使兄弟既具集
會聚和樂且孺相親屬毛氏以爲九族非也則又
與妻子好合歡合如鼓瑟琴之相應然後可使兄
弟翕合和樂而湛久兄弟既翕必先妻子者顏之
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
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
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
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

通志堂

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必先於妻子好合然後可
 以使兄弟和睦也夫人不能合於妻子之好則不
 能敦兄弟之愛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
 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合於
 兄弟也兄弟之乖爭小則忿鬪之相侵大則干戈
 之相尋敗國亡家皆由於此故必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然後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中庸曰天
 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是五者非人之所難行但恐不能反而
 思之耳故必教之以深思遠圖必信其為然以見
 兄弟不可不親也究思也圖謀也司馬溫公嘗曰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必相救者情也吳越之人
 不相識一旦遇風波之厄則同舟而濟勢也其情
 與勢不同其急緩相濟則一也舜之於象可謂怨
 矣而舜不以爲怨況爲人弟者不及於象乎宜其
 親愛之心不可少忘也然此詩言兄弟可親則是
 朋友之義可廢曰非也蓋親疎之義不得不如是
 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己之兄弟不能愛況於愛他
 人乎既不能愛人人誰愛己古人有言曰兄弟爲
 左右手也如人相鬪截其左手而謂人曰我必勝
 此其可乎己之兄弟不能愛則其於朋友必不能

相親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此蓋言親踈之義如此兄弟於急難之際則必盡心力以救之每有良朋也無戎亦以見親踈之義也若必以此詩言不如兄弟遂以為朋友之義可廢則亦如咸丘蒙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遂以瞽瞍為舜之伯可也

伐木燕朋友故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所宜反醴酒有藇音音既

有肥羜音音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鳥音音粲灑

掃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乾餼音音以愆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音我坎坎鼓

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李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者亦如鹿鳴之詩既

謂之羣臣又謂之嘉賓也不必分別言之孔氏以

故舊惟施久遠遂以此詩卒章上句為燕故舊二

章為燕朋友分章析句其言不通一至於此學者不可不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之賤皆須朋友切磋琢磨之力以成德也然庶人之於朋友又在上之人率之於上為上者既能內親其親而至於和睦友其賢者而不棄其故舊者則又不遺則民皆翕然效德歸於淳厚之域而無天下俗薄朋友道絕之患也丁丁毛氏曰伐木聲也嚶嚶毛氏以為驚懼說文以為兩鳥鳴此兩說皆通釋訓曰丁丁嚶嚶謂切直也爾雅但見此詩為朋友之詩遂以丁丁嚶嚶為切直未必然也鄭氏遂引此說亦非也說詩

者但見序言自天子至於庶人遂於詩中而求其庶人求友之義求之而未得之則遂據伐木以為庶人之求友王氏曰八簋天子之禮也伐木庶人之事也然未始不須友以成也蘇氏口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遷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者哉此皆是以伐木之人為庶人之求友竊以為不然按序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蓋連下文而云謂天子既須友以成庶人亦須友以成蓋庶人之所為在天子率之爾庶人之求友當於卒章

而求之不可引伐木為說既以伐木為庶人之事
又以嚶嚶為鳥之求友則其理不相貫當從歐陽
說謂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飛遷于
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時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
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蓋此詩言當伐木之時
鳥嚶嚶然而鳴出自幽陰之谷遷于喬高之木其
所以嚶然而鳴者求友之聲也鄭氏於此則曰昔
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勞
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此說不然使文王未居
位之時則當為世子安得為農而伐木哉足以見
鄭氏之說陋也相視也視彼鳥之嚶嚶而鳴尚能

求友況於人也異於鳥獸遠矣可不求友乎人能
求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天子求友以治天下而
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和平之效
鄭氏謂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
功也以平為齊功未之敢信伐木許許毛氏云許
許柿貌言伐木而有柿貌許慎說文以許許為所
所亦未之敢信聲詩以為許許且從詩人之言而
用毛氏之說醜酒澆酒也蕝毛氏云美貌斨未成
羊也速召也王氏曰以庶人之窶而伐木之友然
猶醜酒有蕝以待之又況於既有肥斨以速諸父
乎如王氏之意且以伐木之事為庶人之求友以

四百廿六
肥斁爲天子之求友上下既無分別不可如此說
觀此詩言伐木丁丁伐木許許伐木于阪其說難
明歐陽公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
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
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
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歐陽公尚且闕之況
其下乎竊以爲二句皆是承上章既言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省文也亦猶四
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
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
猶求友君子於閑暇之時則有醞酒肥斁召諸父

宴樂諸父同姓之朋友也此古人忠厚之情有見
於此故寧使召之而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我不顧念是我之罪也召而不來非我之罪也夫
人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觀此之言是皆責己而
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於粲灑掃粲鮮明貌於
是粲灑掃其室庭陳飲食有八簋也圓曰簋天子
八簋肥牡即肥斁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諸
侯謂同姓大夫亦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如齊姜
姓非同姓故左氏以謂伯舅耄老呼齊爲伯舅則魯
與衛多稱叔父者以其同姓也咎過也此言既有肥
斁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意與上章同行

者毛氏以為美蘇氏以為多當從蘇說籩豆有踐
 踐陳列也言釀酒之多肥韜之美欲使兄弟無相
 踈遠也饌食也民之所以失德而見謗訕者以乾
 饌之食而見過於人為天子者安可不設酒食而
 見恨於兄弟乎有酒湑我無酒醑我此則言百姓
 之求友也湑舊之也左氏傳爾貢包茅不入寡人
 無以縮酒醑者毛氏曰一宿之酒也鄭氏曰買也
 然按說文曰醑一宿酒也又曰沽也是毛鄭之說
 皆是按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沽酒即買也今且據
 論語為信坎坎鼓聲宛丘之詩曰坎其擊鼓是也
 蹲蹲舞貌諸家之說皆以卒章為天子之燕朋友

如詩所謂有酒湑我無酒醑我此乃庶人之事安
 得為王者乎孔子尚沽酒市脯不食豈得為王者
 燕朋友之禮乎然上章既言天子求友此章則言
 庶人化之而敦朋友之好焉有酒則舊之無酒則
 沽之又舞我鼓我以相燕樂且述其志而告之曰
 及我閑暇日而飲此湑以為燕樂故曰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

論曰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所謂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則於角弓之
 詩見之矣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於此詩見之矣如
 陳勝之既立也故人入見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

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由是無親勝者陳勝
 之興故人猶且殺之況其疎者乎宜其衆之不附
 也光武幼與嚴子陵游同學及其即位常引陵入
 內共偃臥陵以脚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
 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以子陵
 之傲睨萬乘之尊如此光武不以為怒則其與陳
 勝之殺故人為如何哉觀東漢之風俗感激尚義
 雖子陵有以激之然其敦於風俗朋友之義在光
 武不為無力由是觀之風俗之厚薄皆繫於人君
 之好惡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黃講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九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

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

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吉立反蠲

為饔尺志反是用孝享禴祠似辭反烝之丞反嘗于公先王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

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

不爾或承

李曰自鹿鳴至伐木言君所以下下也君能下下則政無不成矣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報施之理然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蓋君之待臣也厚則臣之報君也亦厚君之待臣也薄則臣之報君也亦薄苟君不能下下則臣安能報美以報其上哉孔氏曰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管之作是非一人而已以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取人示法義取相成次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

於後以著義非此固答上篇也此說是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者保安也蓋言天之保定我君其位甚固也單**毛氏**曰信也或曰厚也**鄭氏**曰盡也**蘇氏**亦從**鄭訓****王氏**曰單厚也厚下之至也**鄭氏**以為厚天下之民**王氏**以為厚下據此章方言人君之受福未及論民之福也厚但言其受福之厚也除**毛氏**曰開也**程氏**曰更新也**王氏**曰除舊實新也此言天之保定我君其位甚固俾之單厚凡有所福無不與之又與之以福祿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以見其受福之多也**鄭氏**以為每物益多非也**歐陽氏**曰俾爾多益而眾也戩穀福祿也罄無不

宜罄盡也言天保定我君與之福祿無所不宜也
 既無所不宜又受天百祿而又降爾遐遠之福汲
 汲然受之而不足也猶曰惟日不足是也歐陽公
 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矣又曰無所
 不宜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懃重複
 如此而猶曰惟日不足者大抵詩之六章文理重
 複以見人臣愛上之德深且至也夫以福祿日至
 而猶欲其無有止足非愛君能若是乎王氏以為
 何福不除為人君之福以莫不庶為人君之祿罄
 無不宜為人臣之福受天百祿為人臣之祿則是
 以一章為君二章為臣非也王氏之說本於鄭氏

鄭氏曰天使女祈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夫君受福
 祿之多而後及於人臣也然此詩是臣歸美於君
 當說人君不當以為人臣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興
 天之保定人君使國家無不興盛高平曰陸大陸
 曰阜大阜曰陵山脊曰岡如山之高如阜之大如
 岡之彌高如陵之彌大又如川之浸長而莫不增
 多也吉善也蠲潔也饔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
 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毛氏曰事也鄭氏曰先公
 謂后稷至諸蟄當從鄭氏之說孔氏曰經於公上
 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
 知欲省文以完句也如擊鼓之詩序言使公孫文

仲將而詩特言從孫子仲蓋省文也此不言告而言于公者亦省文也君曰卜爾為王卜也鄭氏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不如程氏以為君使卜之設辭也此章君既享福祿之盛用報其先祖善潔其酒食之饌以致孝享于公先王其所獻者有四時之祭往祭于先公先王既祭而君使卜之卜得有萬壽無疆之兆乃設為之辭也非實使之卜也王氏曰先禴後祠禴厚而祠薄先烝而後嘗烝厚而嘗薄此非也趙伯循云按周禮記四時之祭名云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公羊所記亦同而此詩乃曰禴祠烝嘗其文與周禮異協韻故爾其實祠禴

嘗烝不以厚薄為先後之序也孔氏曰詩以便故不依先後弔至也詒遺也言多福至矣而百姓亦受其福也質毛氏以為成程氏以為實皆不以王氏之說王氏曰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而巳民無所施其智巧日用飲食而已以見民之和平無有詐欺矣百姓毛氏以為百官族姓然姓自古有二有所謂百官族姓者有所謂庶民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以為百官族姓也言天下之民受其賜無有惟日用其飲食而又效上所為徧為爾德無不

也恒鄭氏以為月之上弦而就盛其字從逆不
 行今則從行不從逆當從王氏作恒久說言如
 之恒久如日之升如南山不虧而不壞如松柏
 茂盛皆悠久之狀也以言人君之福興而未艾
 無不爾或承者鄭氏曰青青相承無衰落也歐陽
 曰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皆不如王
 程之說王氏曰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蓋人
 君受福普天之下無不受其賜也

論曰詩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蓋人君之受福不在於禱祝之間使人君無德
 則雖禱祝而其福亦不加益人君有德雖不禱祝

而其福亦不加損惟其臣報上之心切所以必願
 其君受福之多也然君之所致此蓋由下下以成
 其政此所以自求多福也觀江漢之詩曰釐爾圭
 瓚秬鬯一自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
 召公考天子萬壽宣王之於召虎寵任可謂專矣
 召虎思之無以報其德惟曰天子萬壽而已以是
 知人臣所以報君非此無以見其誠也

黃曰自天保以上五詩皆文王燕羣臣勞使臣遣
 使臣燕兄弟朋友之樂章也天保一詩其臣下答
 其君歌燕之樂章與故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竊嘗爲之說曰人君惟不自有其尊故能成其尊謙者益之地滿者損之藏使人君自恃其能而不復資臣之能則臣亦將自矜其能而不復遜其君之能矣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能歸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故天保一詩皆羣臣愛其君而願之之辭愛之之心無時而窮則願之之辭亦無時而窮非故以是媚其君也誠以吾之所欲然期天理之必然而亦因以爲當然也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如親卜之於天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如親卜之於

神曰何福不除罄無不宜欲其備天下之福也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欲其享無窮之福也曰以莫不庶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以見其非止一身之福而子孫之福也終之曰無不爾或承以見天地鬼神山川草木昆蟲禽獸臣民百姓無不賴之而非止一人之福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廣譬曲喻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周人之媚其君哉予嘗三復是詩而見君子愛人之意曰俾爾單厚以信厚之德期於君也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徧為爾德則斂福錫民之意也是數者皆所以受福之資與詳其喻於形容之中而寓其意於勸戒之際此臣報君之志也學詩者試以是思之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允音以天子之命命將子向率所類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還杖大計杜以

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

家獫狁之故不遑啓居獫狁之故采薇薇采薇薇亦柔

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

定靡使歸聘采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

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我行不來彼爾

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

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蹄君

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弭氏魚服豈不日戒

獫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千付霏

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李曰遣戍役也言文王為西伯之時西有昆夷之

患詩所謂薄伐西戎是也北有獫狁之難詩所謂

獫狁之故是也既有戎狄之難遂以紂命命其將

帥遣屯戍之役以扞衛中國其遣也則歌采薇之

詩其歸也則歌出車杖杜之詩出車之詩所以勞

將帥杖杜之詩所以勞戎役於出車言勞還於杖
 杜言勤歸但變其文耳昆夷則言患獫狁則言難
 亦不必分別也此詩則遣將帥與戎役而序但以
 遣戎役為言者孔氏云將帥者與君同其憂其戎
 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文
 王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戎役簡略於將帥故此篇
 之作以遣戎役為主此說非也夫將帥所以統戎
 役豈可輕哉文王豈有簡略將帥之意此詩序言
 遣戎役則遣將帥可知矣不必為是說也薇菜莖
 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生食作生
 也言始遣戎役之時薇已生矣當采薇之時遣之

則何時而歸乎其得歸則歲已暮矣其所以舍其
 室家者以獫狁之故其所以不遑安處者亦以獫
 狁之故言吾之所以遣戎役者非吾之本心但以
 昆夷之患獫狁之難不可得而辭爾以民之勞苦
 皆歸罪於獫狁則無有愁嘆之心矣柔始生而柔
 脆鄭氏於薇亦作止則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
 孔氏曰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
 輩三章為後輩矣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
 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以中章為三月上旬遣詩
 中無此文而創為此說不可信也蘇氏則以為遣
 戎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而督之曰薇亦作

矣可以行矣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也蓋以剛柔為士卒未行亦不可從[王氏]則謂戍役之久且又采薇食之而已[王氏]以為歲暮之時[孔氏]以為三月上旬其異同如此然不必指時以為說薇亦作止是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如此亦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言天時之變爾憂其歸期之晚而憂心烈烈者憂之狀也其所以憂心烈烈者則載飢載渴也[孔氏]曰汝所以憂心烈烈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而有渴勞苦甚矣諸家皆從其

說是以飢渴為真飢渴[程氏]則以為如飢渴其說固善然觀下文言行道之遲遲載飢載渴則又似真飢渴矣當從諸家之說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屯戍於此未得底定無人可以歸問家之安否[蘇氏]則謂聘于天子此詩所言大抵言室家之情亦如東山詩不得以為聘天子也陽者十月為陽[鄭氏]以為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王氏]以為陽用事此則非也王事靡盬言我之於王事無不堅固故我不遑安處也[王氏]曰啓則居之也處則方之也不遑居者以言從戍役之事而不遑居也不遑處者以言居戍役之地而不遑處也

以居為從征役之事以處為居戎役之地亦妄生分別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者憂心甚病我去而未得歸也來與今我來思之來同爾毛氏以為華盛貌言爾然而盛者何物也乃常之華也以喻路車之盛者何人之車也乃君子之車也王氏曰常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比猶之路車將帥乘之以庇其下師徒恃之以載其上上載下庇甚相親比鄭氏則謂棠棣華鄂相親其下盡力以事上言當如棠棣然也如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以喻兄弟之相親比則可以上承下覆為說此詩但言路車之盛不必上承下覆為說也業業壯也一云馬行不止貌戎車既駕而四牡又壯吾敢安居必欲一月之間而有三捷所謂一月三捷者非是果有三捷但言士卒之銳皆有勝敵之心欲其如此也鄭氏乃謂侵也伐也戰也此說泥矣駕彼四牡駢駢然而強健此乃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鄭氏以為腓當作茈好改字不可從也蘇氏乃謂腓辟也小人所恃以辟難以腓為辟難不知有何所據程氏則謂腓從動之義人之腓在股下足上身行則從動也蓋程氏解易成其腓亦以腓從動為義且從其說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翼翼閑也象弭者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

止貌戎車既駕而四牡又壯吾敢安居必欲一月之間而有三捷所謂一月三捷者非是果有三捷但言士卒之銳皆有勝敵之心欲其如此也鄭氏乃謂侵也伐也戰也此說泥矣駕彼四牡駢駢然而強健此乃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鄭氏以為腓當作茈好改字不可從也蘇氏乃謂腓辟也小人所恃以辟難以腓為辟難不知有何所據程氏則謂腓從動之義人之腓在股下足上身行則從動也蓋程氏解易成其腓亦以腓從動為義且從其說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翼翼閑也象弭者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

束骨飾兩頭者也以象骨爲之故謂之象弭毛氏
謂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爲
之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則魚皮又可
以飾車亦可以爲矢服也車馬之備器械之修豈
不日相警戒但以獵狝甚急而不可緩也其我昔
往戎役之時則楊柳依依然而生今我來歸則雨
雪已霏霏而下則是歲晚而歸矣行道遲遲然而
久又有飢渴之苦我心所以傷悲莫有知我哀者
豈真莫我知哉此詩言遣戎役而謂莫知我哀是
深知之矣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文王之德較之於紂

其昏明不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徒得其一
其勢又不同也然文王尚以紂之命遣將帥與戎
役則是文王之心其尊王之至如此所謂有事君
之小心但於遣將帥見之矣後世如齊威晉文非
無功也侵伐圍戰皆不本天子之命其功雖可嘉
而其心可謂專矣此文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呂
吉甫嘗云其遣也則豫述其還歸之事其還歸也
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杖杜之詩其遣
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序其往反始終之情而憫
之則一也蓋其始以序其勞苦之事以遣之則是
恤之也厚矣吳起之爲將也卒有病疽起爲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
 踵而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惟吳公所以待之也厚其卒必將以死
 報之今文王遣戍役其遣之時已知其勞苦則士
 卒之心當如之何是必思所以報其上也

黃不講

出車勞

力報反

還

音旋

率

所類反

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且反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
 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旟音餘旒斯胡不旒旒音

憂心悄悄

七小反

僕夫況瘁

音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

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

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

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於遙反草蟲

趯趯

吐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勅中反

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

萋倉庚喈喈采芣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

仲玁狁于夷

李曰

采薇序言文王命將帥遣戍役將帥戎役合

而為一詩今勞還之詩則出車與杖杜分而為二

詩者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
小人不同日此說盡之矣此章蓋言承文王命急
於趨事而不敢緩也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
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荀子之意則以出車爲諸侯
赴天子之召然按此詩乃南仲出車非是諸侯之
赴召也蓋古人觀詩不拘詩之文故其言及此毛
氏曰出車就馬于牧地王氏曰出車于牧就馬故
也此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蘇氏曰
其將北伐也出車于郊牧即郊也諸家皆以出車
就馬于牧地蘇氏則以于彼牧者即是郊也此說

爲簡勁按爾雅曰郊外曰牧此章言牧與下章言
郊同義但其字異爾其所以出車于郊自天子之
所命我而出征也惟天子命我而出征於是命僕
夫載而行之其所以召僕夫遑遽如此則以王家
之事多難不可不急也觀其命僕夫如此則當時
將帥其心可知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
建彼旄矣此蓋言旂章之盛也龜蛇曰旄言設此
旄矣又建其旄於干之首毛氏曰旄于旄也鳥隼
爲旟旆旆毛氏曰旄垂貌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
也蘇氏曰君子勇於從事惟恐旟旄之不旆旆與
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此皆非詩人之意也此

蓋南仲出征之日下令軍中曰彼旃旒何不旆旆乎以見其車旗之盛也如左傳昭十三年晉人治軍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旆者將戰之象也憂心悄悄言南仲之心則憂而悄悄臨事而懼其僕夫之人亦為之憔悴況瘁甚瘁也以僕夫猶且憔悴則南仲之心可知矣王命南仲毛氏曰殷王也蘇氏曰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乃為文王不得為紂此說甚善此乃文王命南仲者以有天子之命城彼朔方此正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是也惟其天子之命如此故稱南仲之賢赫然而顯盛從此征玁狁於是而除之襄

除也王氏曰襄之言勝也以襄為勝無所經見牆有茨之詩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觀此詩言此二句又似南仲之出車當黍稷方華之時而往然此詩繼於采薇之後文王出師采薇之詩則以春初而往不應於黍稷方華而出師也故為可疑鄭氏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唐孔氏曰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尚猶停息六月乃始出壘此說雖迂曲今當且用之今我來思來思歸也思語辭也方其歸也雨雪載塗言其出戍之久也其所以出戍之久者則以多難之故無暇於啓居也

非是無懷歸之心所以畏戒命耳古者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而救之左氏曰同惡相恤之謂也正此是也嚶嚶草蟲此章皆言其室家之辭嚶嚶草蟲與草蟲之詩其意一同但當從草蟲之說觀下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皆是言婦人之情鄭氏曰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間草蟲鳴焉程氏曰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皆過論此蓋言婦人之情婦人謂草蟲鳴則阜螽躍已之於君子猶是也故未見君子則其心憂懼既見君子則其心降

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言其成功之如是也夫日遲遲此又言其春歸時春色之暄和如此則其樂可知也言當春色之舒緩草木之茂盛黃鳥之和鳴其在野之中則采芣之人祁祁而衆多而汝乃於此時執評獲醜而歸則其樂為何如哉評問也囚之可問也醜衆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又美南仲之成功如此夫詩之序可疑者非一如此篇言王命南仲如從毛氏之說以王爲殷王則與序不相合其說爲可疑若從蘇氏之說以王爲文王然亦窒礙而不通夫文王未嘗生時稱王其所以稱王者後世追稱爾不應文王之時作此

詩也然采薇之序曰文王之時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是文王之時作此詩豈文王之生時稱王乎此詩序為可疑者也大抵去古既遠無所考據如此詩既言旄又言旟又言旂者唐孔氏曰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然周禮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旒百官載旟則是旂者諸侯之所建不應南仲非諸侯而建此然此猶可說也文王之時周禮未作旂未必諸侯之所建旒未必郊野之所建皆不可得而知也至於王氏不知王與天子之說乃以為軍旅之事仰得天俯得人然後動此其所以或稱王或稱天子也

則其言不通至班固作漢書匈奴傳又引此詩出車傍傍旂旒央央為宣王命將帥征伐北狄蓋詩之作去聖逾遠不可深信也

黃曰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以見紂雖不道而文王事紂之心未嘗敢變征伐自天子出我不敢專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於此可見豈若齊晉之名為尊周而實欲專權也哉

杜杜勞還役也

有杜之杜有皖

華板反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

北山言采其杞起音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尺善
四牡瘡瘡古緩反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
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李曰杖杜特生之杜也皖者實貌毛氏曰杖杜猶
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是也蓋言
特生之杜猶且皖然結實而得其所征夫行役乃
不得安其室家曾杖杜之不若也蘇氏曰君子行
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皖之
實言弱而不能勝也此說不如毛氏繼嗣我日言
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陽十月也此
蓋言特生之杜得所如此征夫所以不如杖杜則

以從於王事也無不堅固日夜不息至十月陽止
可以歸矣而猶未至故其室家傷悲則曰征夫今
已遑暇矣胡為而不歸哉有杖之杜至征夫歸止
亦是上章意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此又言時物之
變也惟其時物之變征夫可以歸矣何為而不歸
哉鄭氏曰杞非常菜也而外北山采之託有事以
望君子其文與上不相貫此說亦未盡詩人之意
王氏曰陟山之高而以采杞故也采杞則以杞為
可食故也此說迂曲甚矣蘇氏曰山之草木非一
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
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如也此

說與王氏亦不甚相遠竊意以為此二句正猶草
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言采其蕨皆以見
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他義
也父母者孔氏曰謂其夫也其夫謂其父母者已
尊之又親之此蓋曲說此但君子久於行役以王
事無不堅固故其父母亦憂懷之安得以父母指
為夫邪檀車以檀為車也大明之詩曰檀車煌煌
正與此類憚憚敝貌瘡瘡罷貌此言君子久於行
役以檀為車而至於敝以四牡而至於罷而征夫
又近而不遠胡為而不歸哉此皆望其歸之之辭
也君子不裝載不為來歸使我心孔病矣昔與我

期今又不至使我多為憂也至於卜之筮之又會
其卜筮之言皆曰近也則征夫將邇矣皆是望其
歸之辭也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
鴉羽之詩言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期
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之詩言五日為期六日
不詹然鴉羽采綠之詩乃以為刺而此詩乃以為
美者何也蓋鴉羽采綠之詩下之人自訴其勞苦
而上之人不知之此其所以可刺下之人勞苦而
上之人知之此其所以可美至於憂心孔疚我行
不來亦何異於道之云遠我行不來昔我往矣黍
稷方華亦何異於小明之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

養婦之笥謂之罍孫炎曰罍曲梁其功易故謂之
 寡婦所作也麗歷也鱮說文曰黃楊鱮一名吹鱮
 陸元恪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魴今之青邊也
 鱧今之玄鱧也鯉額白魚也鯉今之賴尾也以寡
 婦之笥而獲鱮魴鱧鯉如此之多足以見物
 之盛多也陸農師曰鱮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鯉魚
 白鯉魚赤又鱮魴小魚魴鱧中魚鯉鯉大魚又謂
 鱮魴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鯉鯉之魚則
 俯一仰又鱮魴魴其性浮鱧鯉鯉其性沈陸農師
 之意以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沈之不同蓋
 以見其盛多也然陸士衡乃謂鱮魚之有力而解

飛不知有何所據而云君子有酒旨且多於是君
 子為酒醴以薦之其物如此之多也鄭氏以君子
 有酒旨為絕句而下章皆如此君子有酒旨且多
 言酒美而此魚又多君子有酒多且旨言酒多而
 此魚又美君子有酒旨且有言酒美而此魚又有
 然按下文言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
 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皆是言萬物之多不必
 言酒與魚也此蓋言君子為酒醴以宴樂之而其
 物旨且多且多且旨旨且有也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以其物之多而又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以其
 物之旨而又齊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以其物之

有而又得其時矣皆是言萬物之盛多也哉

論曰中庸曰惟聖人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蓋先王之治天下至於使人民繁庶戶口滋殖不足爲治功之盛若鳥獸草木皆得其性然後可以見治功之最盛也所以致此者亦有由焉語曰焚林而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魚之竭澤可以爲一時之富不可以爲常惟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可以爲不傷**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則知取之多者則其所得者少取之少者則其用爲無窮

此治亂之所以異也

黃曰盡已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文武之治始之於身推之於人而及之於物自其內外之已治而至於萬物之盛多此**孟子**所謂魚鼈不可勝食也聖人之治至於鳥獸昆蟲無不成遂而後爲極至一物不得其所則於聖人之治有闕然者然則必曰魚之多者以微者言之也詩人之言萬物不得其性必曰魚在在藻言豐年之兆必曰衆維魚矣亦是此意至末一章言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則合萬物而言不必專指酒與

魚也文武之治功至此而成矣故曰可以告於神明矣此文武之小雅所以至此而盡歟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毛氏今於南陔則曰孝子相戒以養於白華則曰孝子之絜白於華黍則曰時和歲豐宜黍稷於由庚則曰萬物得由其道於崇丘則曰萬物得極其高大於由儀則曰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束皙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是益其惑也

黃曰此三篇詩已經秦火煨燼而亡其辭辭雖亡

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
 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
 父母也白華孝子之絜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
 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污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
 稷則見王者之治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中和之
 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
 然東皙之補亡詩則過矣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苦旦反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綏之翩翩者音音離音離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李曰唐孔氏以太平君子當成王之時君子之人

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
 賢德者共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
 然以詩之文勢觀之其曰太平之君子蓋指成王
 無疑也孔氏以君子為賢者不以為成王非也此
 詩言太平之君子至誠得賢者與之共天位食天
 祿則其尊賢樂善之心無有窮已故作是詩也南
 有嘉魚鄭氏曰南方有善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

魚之美者王氏亦曰嘉魚以言民之賢者有養人之嘉祉亦是以嘉魚為魚之善者按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先儒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故陸農師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則知嘉魚者乃是魚之一種也烝久也罩者爾雅云筐謂之罩李巡云筐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罩罩非一罩也此詩以魚喻賢者魚之為物游於水中可謂難致者也而人乃能久而以罩得之此其所以得魚也賢者處於山林巖阿之下亦可謂難致之矣而太平之君子乃能至誠而樂與之而置之於朝以見君得賢也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君子有酒以與賢者宴樂則其與賢可知矣汕汕說文曰魚游水貌然罩既其取魚則汕亦是取魚也故毛氏云撩也撩或作攪鄭氏曰撩者今之撩罟也爾雅云攪謂之汕陸農師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術亦樂也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以纍蔓之風之所言后妃逮下則言后妃無嫉妬之心以喻樛木此言人君

能以禮待人臣亦如膠木下垂而甘瓠累之則賢者亦將翕然而赴人君之求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綏安也騅一宿之鳥言翩翩然者乃騅鳥也鳥久而求集於此鄭氏喻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此說固非矣而蘇氏又以君臣父子為說亦為不通蓋此詩先以魚取喻以見其求賢之切次言膠木以見其禮下之篤末又言騅以見其賢者之羣然如騅之來集也思語辭也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黃曰東坡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此非智有所不

及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唐太宗以大亂之後欲致太平則專任魏徵至正觀之後則漸不克終德宗當播遷之中則姑存陸贄明皇當富庶之後而乃好近小人蓋天下無事之際則人君有自足之心自足之心萌則謂天下無事於賢者矣雖勉強與賢而非出於中心之所樂則不能久矣成王視天下不足為樂而惟賢者為可樂非至誠能若是乎念皎皎之白駒而思今朝之永思渠渠之厦屋而歎無餘之食此皆不能樂與賢之譏也高宗思賢佐而傳說夢文王善養老而太公歸火不與燥期而就水不與濕期而流人若苟有好賢

之心則賢者將自至故曰烝然來思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起音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桤俱音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俱音北山有棟庚音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李曰臺者夫須也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

以為萑筮萊者草也陸元恪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烝此謂言得賢以南山北山為言者蓋言國之有賢者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詩言山有杞樹榘有六駮是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如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亦是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國而無賢則空其國矣山而無草木則空其山矣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左傳曰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見襄十五年是時在宋朝非無人也

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謂之無人可也觀此則知舜之有五臣武王之有十人其賢才止於如是謂之有人可也其後有幽厲之時垂紳搢笏朱紫滿朝謂之無人可也惟國之有賢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故人君樂得賢者則可以為邦國之基本也非特可以為基本又且享萬壽之報也無期者言壽考無有定期也邦家之光言為邦家之光輝也無疆亦與無期同意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能樂只君子可以為民之父母也蓋其所得者皆賢人君子而其所施者亦不忍人之政則民得所親矣德音不已言其令聞合於眾聽無有休已也

栢者山栢也杻者櫛也遐不眉壽鄭氏曰言其近眉壽也不如程氏曰猶云不遐遠眉壽乎下章言遐不黃者亦是此意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杻者枳杻也陸氏曰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今謂之木蜜棟者鼠梓也陸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木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黃者言其髮黃而面如耆也保安也艾養也已既享其萬壽其遺愛又及於後昆也此詩言眾多之木大抵以見得賢之多也王氏曰臺為賤者所衣菜為賤者所食桑可以衣楊可以為宮室器械之材栢可以為車之中杻可以為弓弩之幹杻有美

食棟有文理而又高大中宮室器械之材觀此數
木雖是如此然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
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說則拘矣嘗觀君奭其
言文王之臣自號叔而下太公畢公皆不與焉孔
子稱周有八士自號叔閔天而下亦不與焉周之
多士可知矣其多士如此而成王猶且求之如是
蓋人君之求賢不可謂賢才眾多如是而不求也
國之有賢才譬猶山澤之有珍寶求之不已珍寶
隨至無不如意然觀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以
見成王得人之多如此及觀卷阿之詩召公又戒
成王求賢成王求賢如此其切而召公又戒之以

見人君求賢之心不可一日忘也一日少
之心生矣此召公所以戒成王也當是時非特
成王之求賢而周公又能吐哺握髮以待士周公
求賢也又如此君臣之間皆以求賢為急此周之
所以為多士也

黃曰成王之時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畢公榮公之
列布在邦國賢已用矣而猶曰得賢既醉之太平
鳧鷖之守成治已極矣而猶曰立太平之基足見
成王之心愈足而愈不自足也成王以為治者亂
之幾安者危之府恃其已治而不能保狃其已安
而不知戒雖可以為子孫之榮而非子孫無窮之

福也成王之治不為一時計故其求賢之心不能自巳此詩所以終言保艾爾後而序以為立太平之基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李迂仲解見南陔篇

黃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長生之類非聖人能盡人物之性致中和之功贊化育

之妙安能致此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